

寶應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

序跋 贈序附

梁劉勰文心雕龍自序

明程敏政北觀序

崔銑送朱延平序

劉麟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楊慎山帶閣詩序

王世貞吳曰南詩集序

朱曰藩朱氏世錄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目

藝文志

劉永澄程朱藥言序

姚希孟離騷纂註序

清朱彝尊讀書劄記序

王築夫白田集序

趙開雍克李思生錄自序

王巖春秋不傳序

陶澂入吳詩序

喬萊舟車集序

汪琬喬石林賦草序

王士禎使粵集序

毛奇齡朱界洵匏葉山莊集序

劉中柱梓里詩選序

王式丹木侍樓詩集後序

王箴輿喬睦州先生詩集序

在原草序

姚椿喬處士遺集序

劉師恕朱止泉先生文集序

王懋竝書潘善人傳後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王希伊書漁里戶彙編後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目

二

藝文志

朱彬蘭言集序

宗老南樓先生詩序

玉山草堂課藝序

王協和劉氏譜序

劉台拱敬節會例題辭

劉寶楠真定君傳書後

黯然集序

象求集序

朱士端論語正義序

吳曰鼎妙華仙館詩集序

朱百遂義田彙錄序

曹照孳問氏家譜序

朱壽鏞朱止泉先生文集跋

成肇麇潘氏家乘序

劉嶽雲射陽漢石門畫象跋

朱勵志遜無悶齋述所識篇自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目

三

藝文志

寶應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

序跋

劉勰文心雕龍自序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秉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

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

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藏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

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怵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信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

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鉅管何能矩矱茫往代
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也

程敏政北觀序

寶應陶君成懋學蚤負大志以經術取鄉貢如拾地芥
其天才橫發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或難中
繩矩而懋學當作意處反佻佻類處子拂土一點畫不
苟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學以其暇日隨筆
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
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逐時好余心竊異之曰
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邪惜力不足以振之而懋學亦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六 藝文志

岷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有力者恆藐之不恤
也一日告予曰成故嘗登金山眺吳門縱舟西湖觀潮
浙江思起古豪雋而上下之呼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
不知者或目成爲俠今成數益畸諧益寡矣然氣則益
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屈成也聞自京師出居庸踰上
谷入雲中其山雄拔其水悲壯其人勇而尙義將往遊
焉歷訪古戰場及 所出沒成敗或得其詳於退校散
卒之口其必有可喜可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
言進吾之所能成異日獲不棄進於南宮奉大對當一
抒胸中之奇以自效於聖代然不知者又將俠成矣成

豈恤是哉余奉使南京既歸則有見之於上谷者矣久之云已在雲中凡文武鉅公開闔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恆恐其去然懋學性疏爽不可拘繫雖甚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然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闕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於其所還往維時仲秋關塞早寒禾黍既登草木漸變吾知懋學撫流光而飫大觀其所畜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乎其不窮豈以一世之榮悴爲戚欣者哉昔宋陳亮負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朱子亦不爲屈其後卒魁天

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不得施爲深惜士固不可知也矧懋學近更其字爲敬學益將斂華就實而慕爲處子拂士不獨其所製作然也則其所至又將有余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學士爲作北觀二字於卷首而詞林諸君子繼聲其後予特爲之序焉

崔銑送朱延平序

銑河南鄙人也壯而仕始適金陵溯游於淮揚覽江山之勝慨想歷國之遺風喟然曰壯哉游乎伐木有懷將稱我求乎既聞郎署間有賢名者曰王氏欽佩曰顧氏華玉曰朱氏升之三君皆產於茲地也欽佩吾友其賢

也吾知之寬而敕爽而重蓋雅者與華玉吾僚其賢也
吾知之明而執密而不窒蓋達者與升之吾與傾蓋其
賢也吾又知之溫而文廉而弟蓋秀者與恬弗耀之謂
雅行弗流之謂達穎弗羣之謂秀咸所謂豪傑之士也
夫豪傑非世所常有也故曠代有弗遇既遇之而弗求
非厚身之術也銑方幸其遇思附驥於三君升之遽超
遷中大夫軒車脂矣南指延平如求珊瑚於海操鐵網
冒風濤甫得而失其有愠乎無也延民勞止將欲休之
孰愈升之溫行之幹也文事之緯也廉化之則也弟民
之壑也溫廉以提己文弟以神用四者備則民休是故

愠吾私耳諺曰連牀異業亾弗離矣越寓神交亡弗合
矣夫果神交而別也而曷非合也而何愠也
劉麟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射陂朱君知烏程縣之三年僚佐賈子輩與其士人問
予曰異哉我長仕不忘學政成都使者暨諸監臨者署
其考皆上上政曰廉平學曰宏博心曰古心行曰古行
卓冠傍邑獻最之行例宜有言徵言於予麟乃曰國家
以科目官人學而仕皆然自夫叔世有得人爵而棄天
爵者仕而學者鮮矣惟不學是以庸惡陋劣有不古之
行僉壬險慝有不古之心射陂子其心其行與人同也

好學不厭獨與人殊當路者何以云云悲衆甫之不然耳君進士居京初奉烏程之檄民未見令驚相駭愕曰甲科之俊必屬英年遭時多事橫調兩徵一職稱而萬姓悲及陷於辟得情之譽日起而哀衿之意日微於今則近於古則遠黃白洵洵予聞而慰之曰來者射陂予所知者不然不然昔我友凌谿先生守延平時有若南原王欽佩東橋顧華玉後渠崔子鍾吳郡徐昌穀華泉邊廷實石亭陳魯南雙溪杭東鄉某某凡有十八人取班范所傳循吏亦十有八人各製韻語以爲之贈大書曰循良屬望先生入郡且仕且學故延平治行卓

冠羣牧今先生沒循良故譽傳天下羣公所作韻語琅函寶帙爛然宜祿堂中麟入秦入滇與凌谿先生上下相逐時射陂子童兒侍蔭下卽能讀父書大經小傳罔不搜括弱冠遂纘文緒麟實聞之豈於循良世業獨遺忘哉無何射陂子至居歲餘平其政不墮駭愕之疑又歲餘民舉手加額曰眞吾父母戴之依依也又歲餘麟適其野譏其民有不忍欺者因及其鄰垆鄰垆亦然輔行者曰是單父之民歟麟退而歌宓子以貽之是秋飲於其社遭其士士有不至其室者因及其羣士羣士亦然社中人曰是武城之士歟麟退而歌言子以貽之其

民其士固疇昔駭愕而疑議者一時風聲氣習大非烏
程之舊射陂子好古敏求卒能移易其民采藝采蘋何
以加於宗廟亦惟忠信之積耳賈子吾長學優也是心
是行達於上下仕而優矣然又學焉進修其有窮乎是
行也近天子之光愷悌協德引翼維時極於寅亮弼成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獨一令之最哉吾黨以仕爲學
者微子言幾喪吾往請書之驗其來仕以風來學麟書
之

楊慎山帶閣詩序

維揚朱子射陂以掞藻相契近以其藏稿寄余批評細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十 藝文志
閱之皆快心可傳者苦無金刻之乃秘篋中攜至卽州
北川陸公見而珍之而屬慎以序嗚呼詩之說多矣古
不暇枚數近日士林多宗杜陵于矯健高古不爲無助
而蹈襲其字剪裁其句與題旣不相似與人亦不相值
曰吾學杜也可乎吾友松溪安石公語余曰論詩如品
花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具有天然一種風韻今
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而輕薄者又有拆洗杜詩活
剝子美之嘲噫是詩法一變而一蔽生也余方欲剗其
蔽以俟知音獨見射陂子之詩犁然當於心蓋取材文
選樂府而憲章於六朝初唐不事蹈襲不煩繩削可以

鳴世可以興後矣曾以詫於禺山張子張子曰太白以建安綺麗不足珍昌黎以六朝衆作相蟬噪子何尊六朝之甚也余應之曰文人抑揚太過每每如此太白之詩僅可及鮑謝去建安相遠昌黎之視六朝則秦越矣如劉越石之高古陶淵明之沖淡可以六朝例之哉爲此言者昌黎誤宋人宋人又誤今人也今之學詩者避宋如避瘡而伐柯取則猶承宋人餘蘊之論毋乃過乎張子欣然曰非夫子之發吾覆也吾幾誤一生并著其說於此兼以蘄印可於北川云

王世貞吳曰南詩集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十一

藝文志

觀察使者雩都李公爲余言故守寶應令時邑諸生有吳曰南者其年差長於公公不以弟子畜之置之客席而曰南亦不敢自居客兩人交折節而談古文辭甚洽也俄而公出一編凡數種有觀槿稿竹西集白雲稿折麻集水影堂編月舫集曰南之詩若文皆在焉又出一牘名爲上李公而中皆齒及余以丹鉛之職見屬余不佞獲卒業焉則其詩詞旨清麗神采流鬯發端必工尾結必適有色有聲不露蹊逕吾不知於大歷貞元何如置之隆萬之際灼然巨擘也文之取材尤更古雅雖降而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揜夫淮南水清而土

沃最爲文采風流之地至明興而稱操觚之俊能追踪古之作者指不可多屈寶應濱湖小邑耳而有朱升之參政與其子九江守子价升之善何李故其趣正而平子价善楊用修故其詣險而麗升之之長在風骨子价之長在才情升之有體子价饒態雖父子並振而文武異用其在曰南可謂能兼之矣夫豈唯能兼之抑且折衷矣李公言吾物色淮南諸名士當意者獨一吳曰南夫子何尙未知也夫余於天下所操觚者靡不聞風而見趣其姓名與其辭皆能舉之乃其知曰南何晚也非李公幾失之雖然猶愈於終不知也公又言曰南以歲

薦危得官棄而徜徉乎寂寞之野夫豈亦函牛之鼎不可以小烹要其中必有以自信而自樂者何所藉不佞爲公曰彼非藉子而後信且樂其信且樂當藉子而堅且天下知之不爲多一人知之不爲少揚子雲方對鴟夷而草太元意若無所營至天下皆以覆瓿而得桓君山之一諾謂子雲不躍然起吾不信也遂次其語曰吳曰南集序

朱曰藩朱氏世錄序

昔莊叔鼎銘祖考著後世之休韋孟鄒詩子孫述先人之志曰藩讀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曰悲夫我朱氏自

八三公以來蓋七世矣世爲寶應著姓乃獨無譜往先大夫罷參政自雲南歸稍論次譜事邂逅卒譜迄不成悲夫曰藩嘗聞之朱氏以儒起家實繇我琴鶴府君云府君美姿容天分英敏鄉長老見者咸器之旣長益嗜學工行草聚書千餘卷閉門求志不樂仕進間則作爲歌詩以自娛有集三卷名馴鶴亭稿藏于家與合肥徐誌善誌嘗寄詩曰盛世無徵聘青年有令名深藏知重價幽隱見高情軒冕從渠貴山林也自榮何時淮海上夜雨一尊傾蓋府君卒之十三年爲成化丁酉王父舉應天府鄉試又二十三年爲弘治己未先大夫舉進士

於是朱氏以儒術顯名江淮間稱先輩矣然實起自府君乃王父及先大夫則又克纂府君之業文學政事赫然見推於時厥行實詳各碑志中茲不叙小子曰藩曰我朱氏自府君來好賢樂善三世相承殆天性流通矣不然何海內賢豪人之交朱氏者之夥之久也悲夫此我朱氏之所以至今日也府君卒時王父才十六耳府君挈王父手以授周東谿安曰以此兒相託時王父已廩於庠矣東谿日過舍督王父課業間不值題扉而去有少年學業在收心之句王父歸見之悚愧竟夕晨起具衣冠詣東谿長跪請受責因益自奮勵年三十二游

太學太學有吳郡楊循吉趙寬新著名皆王父同年友
又少王父十餘歲王父自視以爲不如遂邀與同舍以
師禮事之略無町畦之嫌二公亦傾心定交焉後楊公
欲以女歸先大夫王母范慮道遠遂不果嗟乎世人慳
懷媚疾稍得志傲然自是毫釐輒不肯假人我王父獨
何心哉正學書院者萃秦士之尤者也蓋創自前提學
楊公一清正德間先大夫以提學入秦拔士得一時諸
君子以爲尤萃之書院中復修楊公之教而先大夫特
雍容接引於上出院中所藏書相與虛心論究以求真
儒詣極諸君子曰我夫子愷悌作人如此胡忍負之乃

歛然奮起其所成就視楊公時爲尤盛云先大夫歿今
二十餘年而此諸君子者以事過寶應未有不把香絮
酒走哭墓上也開封守顧公璘忤鎮守太監廖爲廖所
誣奏逮入京先大夫聞之大悲詫拍案哭已卽命筆立
草疏一通上之疏若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
守開封璘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是過
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
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奚罪也得亡有文致
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卽臣言妄臣甘
與璘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顧公事已自白遂不上方

草疏時曰藩在側如昨日事耳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氏有之矣悲夫此我朱氏所以至今日也曰藩不肖自總角時幸所聞如此乃儻蕩不自樹立亡以表章我先世癸卯冬得病且死伏枕嘆日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卽不肖負我先世以死死死耳乃又併先世之美由我而不傳焉天乎豈先世所望於今日也哉病逾年幸不死適當北上乃發家笥得墓誌銘三首墓碑一首傳一首攜以自隨釋褐後觀政戶曹稍無事乃序自琴鶴府君以次得三世編成帙題曰寶應朱氏世錄歸而俾方中

刻之宜祿堂悲夫小子曰藩敢曰能成先人之志庶幾藉此以爲譜事張本云爾府君父諱益字宗泰宗泰父彥明彥明父爲八三公八三公當元末避亂自縣徙湖之西村人咸依焉亂定復歸故業洪武三年編戶西南隅家于孝仙橋之西然朱氏自八三公以上其系次莫可詳已悲夫古人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凡爲朱氏之子若孫者可以覽觀矣

劉永澄程朱藥言序

夫梁肉者養生之需也藥石者攻病之物也人情苦藥石而甘梁肉雖當有病猶然屬厭不休迨沈痼日深而

攻無及矣嗟呼孔孟之書家尸戶祝自非弱喪誰不引
心然樹頭皆歸而反躬則謬甚者假道託宿詐僞無窮
祇取獻酬羣心不問回面污行將使鄉原冒時中之似
而狂狷遺負俗之譏茅靡波流長此安極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噫發藥此其時矣程朱二氏冠冕儒林
方折羣言之衷豈囿偏至之見而意存矯枉時切引繩
蓋取其寄鍼砭於齒牙庶足破膏盲於末世余既採錄
銘諸左右矣清之家仲增葺成編客有縱與輒畀諸梓
余詰之曰何良藥不自醫而顧吐之客曰世不乏志士
何忍自私卽不然而藉彼反唇益我自治猶愈夫諱疾
忌醫者爾余曰然遂書此以引其簡

姚希孟離騷纂註序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頭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
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艷比於揚馬之屬其於離
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矣而微惊婉悽
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臣去國其人多彊直自遂掛
神武之冠至於黃馘而不可復彈裏尸鴟夷迹同比干
乃欲抉其目以觀越兵之人吳何懟也若夫信見疑忠
被謗已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悽悽惻惻如貞婦之
見放誼無再適宵燈魂夢常婉變於故夫之旁一讀一

思令人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間乖匪無門合亦有道譬相如賦則長門幸中涓奏而玉環召雖閶闔沉沉而宗卿貴戚又非疎遠小臣比豈微呼吸一線可以代爲行媒而原之言曰何必用卽用亦惟其拙者徒恃夫芳雜澤糅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悟而欲其謝繩墨附佻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此態也嗚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綺麗目之不得卽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史公摭摭數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爲靈均吐氣入明而有劉子靜之者起淮揚間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

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劇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於髫彼之年百數十人之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其歿也旣詮次其遺事又檢錄遺笥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定而顧爲希孟曰是書也存不當與屈左徒千古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矢者耿介卽許堯舜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蓋麤集折柬要靜之靜之方棲焦山以書報曰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一事較之紉蕙蒞而佩秋蘭其耿介有少愧耶

否與靜之登仕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之靜之一飽苜蓿未嘗忘聖明恩而遐覽時事刺目痠心恥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覲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於二者酌而衷之而得臣道之鵠焉曰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而不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註之有然靜之有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裔言則曰長沙之流憤又借以爲聖世孽矣非吾舅氏誰任其傳者

朱彝尊讀書劄記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十八 藝文志
先太傅文恪公充明天啟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稱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七白鶴降於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遊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卒旣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用攜公讀書劄記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

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
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
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
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
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於正由其養之有素而
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
善天下後世者與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
境屬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
坊對旗蓋闐於藉袞之橋公自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
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乃登車鼓

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
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
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朱彝尊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充也
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充實
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
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銜於人吾見其僞焉耳
矣夫太常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
方丘則天神地祇可得而致若夫跳丸嫋索掉險竿誼

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
出之也僞斯其聲燄易滅也白田王築夫學古文四十
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迂老而益
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焉工拙
非所計也嗟呼文章之道豈有外於是哉如築夫者可
謂有才而不亟於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擾雜
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趙開雍充李思生錄自序

丁酉夏余奉兗州治獄之命七月出都八月蒞事地劇
而瘠又素稱盜藪健鬪不馴卷牒紛糾蝟叢山積蚤夜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二十 藝文志
悚惶惟不克稱是懼纍纍之衆三木被體如痾瘵之切
於身纍纍而訊於庭如天地鬼神質之在旁也垂三年
矣每讞一牘求所以生之則思生之而不得則又思生
之而得矣恐一人免千萬人不懼則又思蓋風土日以
習情僞日以嘗條例輕重之宜亦以練今而益知李之
難也非鉤隱發覆之難又非勉奉功令苟幸無過之爲
難也以平反爲德則倖漏滋矣以綜覈爲才則詆伺深
矣以敏斷爲名則幽蒞之情或不審矣以詳慎爲功則
服念之間有淹繫矣以理順人情爲通則多所縱舍孰
於法矣以氣聽色聽爲哲則黠者巧中拙者見忤矣三

年以來怍怍焉凜於此而不敢必其無一於此也今而益知李之難也然余於此實有可自慰可自適者受職於朝不敢負吾君承先君子清白遺範不敢負吾親蒞先聖人之地不敢負吾師之訓如是而已故三年以來每讞一牘必爲吾民思所以生思之而得則存之思之而不得則亦存之非盡謂可以存也以見余三年來無不可質天地鬼神卽無不可對人也今夫二人之所言增一人而祕之私也今日之所爲至明日而不可復述愧也然則余之於此亦無所私無所愧而已因檢篋中得若干首以授之劄劄氏

王巖春秋不傳序

天之行地也高遠不可測也星辰之次舍有度可以測天也星辰何者非天然天非星辰所能究也河之出崑崙也廣大不可測也湖陂溝澮之流有自可以測河也湖陂溝澮何者非河然河非湖陂溝澮所能窮也善觀天者蒼蒼之上仰首而天體自如也善察河者至龍門積石而河勢自可睹也然則舍星辰而後可以知天舍湖陂溝澮而後可以知河而況星辰者復有時而爲彗菴湖陂溝澮者復有時而爲填闕滄汙執是以定天與河豈不難哉聖人之春秋其高遠天也其廣大河也

然學者終日戴天而不見天終日臨河而不見河非盲者何以至是左氏博矣不務求聖人之指而求詳於瑣細繁稱雜說豈有當乎公穀簡直矣不務求聖人之指而憑胸臆意見其失也愈遠矣其尤戾於經者豈不亦星辰之彗菴湖陂溝澮之填闕滄汙乎哉善乎歐陽永叔一言斷之也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以此言之則傳爲案經爲斷雖程子之言猶有所未盡而況其他乎吾常欲取三傳之合於經者節裁爲一書而盡芟其繁雜臆見大戾於經者惜乎有志而未之逮也湯子迪宗著春秋不傳其言曰使左氏傳

不出則春秋將遂不行乎哉何識之卓也湯子手其書視余且問序余讀之不斤斤乎株守三傳而善采其長不硜硜乎立異三傳而不襲其短而其自得之處直欲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湯子之用心於經蓋可謂勞而有功矣乎夫魚未得而舍筌醪未得而舍糟粕不能也執筌求魚而謂糟粕之卽醪焉可乎三傳者經之筌與糟粕也吾見世之學者類以筌爲魚而舖糟粕以爲醪也湯子其殆有得于魚與醪者乎而何筌與糟粕之足恃乎或曰春秋之作也使子夏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而旣作卽口授子夏子夏傳之公羊高

穀梁赤者也則皆有得於傳聞矣棄三傳而自信豈遂有合乎余曰三子者固非親承指授者也左氏之非邱明昔人言之矣其言語浮誇近於邱明所恥之巧言而公穀未嘗見聖夫游于聖門者尙不盡識春秋也經書不告朔猶朝於廟而子貢欲去告朔之羊經書納衛世子蒯瞶於戚而子路以正名爲迂臣輒而之死之況傳聞者乎吾與湯子亦相與仰觀于天俯察于河而已矣

陶澂入吳詩序

余總髮時聞吾邑有凌谿射陂兩先生與北地信陽歷下弇州諸公以聲詩著名弘正嘉隆間其遺集嘗取而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一三三

藝文志

洛誦之猶未能窺其奧也忽忽三十年乃得吾友秋崖爲兩先生裔孫秋崖少余十餘齡而不棄老醜每花晨月夕名流賦詩互爭旗鼓而秋崖落筆縱橫睥睨一切人謂兩先生家學有傳矣不虞秋崖中歿二十年間聲詩之道不絕如綫雖邑中才俊鵲起未免嘔心帖括何暇馳騁作者之林於是吾邑之閭然寡聞有由來矣庚午以後又喜見恭亭爲詩此正家學有源延兩先生未墜之緒也恭亭爲侍御澹子公少子儻募不羈習舉子業尤好古文辭爲詩能以選體爲宗參諸三唐時出入眉山劍南諸大家藉令秋崖至今猶在人且謂兩先生

父子之後更得大小阮相與發揚而蹕厲之不甚快與
今恭亭買棹渡江入吳會探九峯虎丘京口三山之勝
煙雲花鳥盡收奚囊得古今體數十篇歸以示余余把
玩三覆不忍釋手以之排冝錢劉梯接鮑謝堪與古人
比肩不獨曰繼兩先生遺風大張吾邑已也故余序其
詩並憶與秋崖剪燭論文時不覺喟然三歎云

喬萊舟車集序

戊午春天子下薦舉之詔海內文學之士召試入翰林
者甚衆其時以疾辭不許授官而去者則有李檢討因
篤詔屢下終不就道者則有李先生 應先生搗謙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一四

藝文志

先生禧雖敦迫至京師不試者則有傅先生山身在京
師名公卿將登之薦牘堅辭而免者則有陸先生嘉淑
陶先生激嗟呼取士之由薦舉也舊矣後世易之以科
目以科目取士雖昌黎之賢未嘗不汲汲焉觀其上宰
相諸書是也以薦舉取士雖今之士不古若矣乃不少
翛然遠引者則其得失之故不較著與陶先生字季深
寶應人福王南渡後不治舉子業肆力詩古文辭耽游
覽嘗之燕之齊之晉之吳越涉八閩浮三湘七澤足迹
及天下大半其所著詩多于舟車得之因名舟車集先
生年七十有六狀貌似四十許人其於詩也旣耑且久

規模六朝三唐不雜宋元深造自得必傳於後無疑也嗟呼世之號逸民者或不能堅其志終老蓬葦或終老蓬葦而著作不傳於後亦無取焉後世史官編隱逸傳若陶先生者當與陸先生嘉淑合卷云

汪琬喬石林賦草序

先是天子旣下薦舉之詔四方搢紳降及山林韋素之士咸集闕下諸以才藝相炫耀者甚衆而中書喬子石林尤能絕出其輩行當御試文賦之日侍衛諸近臣環列左右他人方濡墨屬稿作囁嚅瑟縮狀石林則已展卷疾書千餘言立成起顧日晷猶未昃也琬與同試者

旁睨其所爲未嘗不太息折服旣而石林名在第五琬亦濫廁五十人之列奉旨授翰林院官將共入史館有日矣於是石林盡出平時所擬賦草示琬凡如千篇琬受而讀之見其命意則根體要摛辭則趨雅正故能麗而不淫典而有法信乎其華國之選也或謂賦家宜於侈靡史家宜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屬皆在焉不必其無兼才也劉向楊雄之於漢也蓋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成哀平以續史記矣

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
楊校獵反騷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贍事詳過於
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敘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宮闕
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盛其詞閎
深灑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
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石林之爲良史才吾卽以其賦
知之矣抑琬猶有感焉昔賢歎爲賦乃俳史遷亦言文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二者之學見輕於前代如此比
者天子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其於薦舉諸臣往往錫之
以金粟勞之以饗宴繼又寵之以清華絕非前代所及
寶應縣志

使盡得石林輩兼才以應之是誠可以不愧顧琬則非
其人也蓋自予告以來才華刊落舊聞放失旣不能出
駢四儷六之辭以續騷頌又不能網羅勝國之典章上
下二百七十餘年之人物以資筆削乃欲步趨石林之
後塵其能勿汗顏而揆手乎方惴惴然以上羞朝廷下
貽藝林之玷爲懼宜乎讀石林諸賦而不勝其羨且慕
也遂援筆序之不獨暴揚其賦心之工亦欲以史才之
良如楊班比者厚致望於石林云爾

王士禎使粵集序

西粵介在五嶺外於古爲荒服士大夫非游宦奉使則

不得至焉然其山川特奇秀峭拔甲於天下而物產之瑰異若珍木靈藥犀象孔雀翡翠之屬率爲中土所貴重故韓文公有遠勝驂鸞之句而石湖范氏至取其語以名其紀行之書其山川可愛慕至於如此然自唐宋以來多爲流人放逐之地或者又謂其地多瘴癘風俗雜猺獠談者遂視爲畏塗卽有高流勝士其才情筆墨足以發山川之靈祕狀草木鳥獸之怪奇然往往不勝其幽憂侘傺之感自非挾奇懷曠致者輒不能出其才思以與山川相登若夫至而樂其風土巖岫旣去而不能忘又取其風物土宜緝爲一書以傳於四方若范氏

者自唐宋以還吾見亦罕已翰林編修喬君子靜以康熙二十年冬奉命典粵試往返半歲有詩若干篇編爲一軸至京師以授余初君之被命也人或遠之君應曰否否余聞西粵山川舊矣顧遠在七千里外度足跡無由至焉今以天子命往得盡攬湖湘桂海之勝固余志也雖遠何害於是聞者交歎慕以君奇懷曠致爲不可及今觀卷中諸篇自洞庭瀟湘南嶽九疑以至零陵桂林諸名蹟犁然皆具而其詩又奇秀峭拔與其山川相似自范氏以來歷五百載而得君以繼其後豈偶然哉至於磨厓黨籍碑數篇於興亡消長之際尤不啻三致

意焉又非僅侈登臨游觀之美已也他日雖與石湖之書並傳可矣

毛奇齡朱界洵匏葉山莊集叙

人一出一處皆當有文章挾持其間雖士以文進處卽棄置勿復道故古亦有言身將隱焉用文之謂鮮所用也然而天地生人出者有幾乃一望總總皆不足以當處士之數則文倍要矣特是文章雖繁其可挾持相見者祇此韻文而韻文易簡似於出處之得失無所厚繫而予不謂然朱界洵先生爲維揚名士予嘗讀其文而思之及出宰諸暨則固鄰邑長也值予以儻杭未及一

見逮見而神采奕奕顧盼傾四坐私歎一邱二縛雖抑置百里猶倜儻自著乃未幾而折腰不耐遽拂衣去時留詩予邑有乞歸賀監之句自悔行晚而予邑慕義且有搜其詩以屬論定謂先生縱解紼豈無可以當盛名者吾乃略治行而祇論其詩古文文而今文質維詩亦然祇明詩過飾遂有以唐文宋質作升降者而以觀先生詩用意馭詞不以詞飾意雖胸藏書卷而任意所至必會萃羣籍散擷其菁英而止以質言刻畫其間以故六義所發曰興曰賦遇有感興輒賦寫以出之記室所云體物而瀏亮謂境物當前但以意體之而無勿達也

夫人祇此意爾意之所屈感而爲言而人卽以言而會於意境有從違意無不得此其挾持爲何如者在昔謝陸駢詞盛行典午而陶氏泉明出之以醇樸謂之陶體雖其席長沙公後代有顯仕而身僅以彭澤老出處之間翩翩如也卽賦歸來後歷被徵聘而逍遙自適依然不廢嘯咏先生號界陶山莊匏葉得毋與柴桑有同畛者乎北齊陽休之藏泉明詩謂晉文倫貫至此始備未嘗以韻文見少況陶集十卷詩四文六匏葉藏集正復有在吾故序斯詩而并及之

劉中柱梓里詩選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二九

藝文志

往披邑志載三國陳孔璋詩賦數篇此寶應文章之始六朝以下迄於宋元寂寞騷壇風流歇絕心竊傷之謂蕞爾邑天不生才乃爾邪然而子源答孔璋之書季弼

獻孟德之說

自注臧洪字子源陳矯字季弼案寶應兼漢射陽平安東陽地

每以勳名揜其詞藻

若夫臧盾劉勰之倫

自注梁東莞昔人時僑置東莞在寶應見隋書志

儒術文章褒美

前籍而邑志缺焉唐宋以來著作希見而趙氏聲華

自注

宋趙秀才見陳造江湖長翁集

梁公博雅

自注見元張子羽詩序

名流結納譽望咸隆惜

其文辭泯沒名字沉淪世遠年湮灰飛煙滅爲可慨也予麻衣歸來讀禮旣畢先朝之流風餘韻漸次無聞昭代之故老遺賢相繼下世于是斷自明初及乎今世連

章累幅擷其英華斷簡殘編存其片羽又爲之稽考行事略識生平著作斯存精神俱永後人誦詩論世歌泣留連慨慕無窮者是則余之志也夫

王式丹木侍樓集後序

嘗竊觀古之君子其意所孤寄不偶流俗而可傳後世不泯沒者豈獨其文章足稱述哉拙存先生非詩人也二十年來閉戶不與世事孜孜學道口不言而躬行當其端居渾穆意念泊如凡世所爲外觀可炫耀皆漠然有所弗屑也式丹幼從先生學私誦先生詩心獨好之而先生未嘗言詩間述古人詩不可解者每剖析爲人

尋味所未及而其自爲詩終未嘗輒語人先生之意蓋可知也先生沉靜簡重不輕言語獨時時論古忠孝大節及讀諸遺民傳輒感激歎歔真有觸於中者時或宵煙寒月風雨雜遝慷慨懷古歌聲出林薄間又或相攜走荒郊登高臨水徬徨四顧仰而思俯而歎愾然咏昔所爲詩泣數行下意先生之詩其在是乎嗚呼是何爲者也自當時人士以詩推先生者久而先生之肆力於詩大率在二十餘年前其後或偶爲之不求工而益進於古此其意不在詩而詩亦或其所寄云爾先生旣沒子易杼甫數歲其所爲詩文半爲人取去不復可得

蓋自先生在時凡諸贈答多遺其稿所自寶惜者無幾
今又或散失嗚呼以先生所爲自樹生平其精神意氣
必能周乎百世之後使人誦慕無窮而所以感於言而
發於言者或付之荒燐蔓草倏焉泯滅重可痛也今去
先生沒且五載僅偕先生諸姪二懋禹俞山宗右文輩
共輯其遺稿舊篋所存什之六得於旁搜者什之四凡
詩二百餘首餘所散失尙俟集入回憶曩時晨夕追隨
生平歷歷愾息如聞意之所寄獨存是編悲夫悲夫語
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庶幾不泯沒者乎至其爲詩渾
深古澹不苟同於時蓋隱然有起衰之力後之君子必

能辨之余小子又奚贅焉

王箴輿喬睦州先生詩集序

睦州先生與余往來時俱年少時有豫順時有憂虞境
也而視乎人之處之境屢遷而性情以之昔人所由形
諸詠歌出於其所不自己哉大宇宙一詩境也不觸之
則心思不出如洪鐘然不叩之烏有聲然叩之而應觸
之而動性情不與焉先生仁根慧質眷戀戚屬酬酢賓
朋拯危而濟困多有可紀者豈弟惻怛之意纏綿於中
見於詞色發而爲言藹如也聲而爲詩恬如也自其先
公思堂老人卽世雖食德服疇而勤劬勞瘁極人世參

差之境獨挺拔有以自立長吟短歎憂愁無聊不平之
鳴孰使然與先生素羸弱寡交游至六十足希出戶庭
唯吾園之曠逸嘯歌以終年吾園舊在柘溪城中數椽
亦名之亦司馬溫公獨樂之致也長君斯髦以先生所
著棣華樓詩屬爲刪定可謂善繼先志余爲之次第校
讎而歸之先生與余爲世戚輩行長年又長於余同出
山右魏學士門少時追逐上下笑謔相倚之日多樽酒
論文之會不少同時諸好皆不及見先生之墓草宿矣
尙有中表同學之長者南齊在吾亦旣老誦其詩益惘
惘然

王箴輿在原草序

吾弟菽亭吟癖與兄同每閤戶下簾隱几終日至絕聲
臭戶外大喧雜弗聞呼之亦不應客至輒唯唯麋衡雙
結若敗意者狀癸丑冬余移刺衛州弟以甲寅夏來乙
卯春三月余罷職相依不去二載于茲時爲引譬義理
相慰藉間拈前人名句依聲屬和縱橫上下排纂愁城
不然虎豹當關磨牙吮血時自非馬上書郎橫槊其間
誰張吾軍耶誦東坡獄中與子由詩云與君世世爲兄
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余時和淚書之壁上感古人手足
至性有如斯自後蒙恩赦朝賡夕唱風雨對狀西山在

望泉水依門時復挈音溪上踏波棹月扣舷而詞嗟呼
始之忍尤攘垢旋則脫圍弛網而吾弟之於余如子由
之於東坡伶俜骨肉患難更生其情若事竟不出古人
下也誦其近詩如塞鴻叫野清商入奏摩翮千里徹響
高冥此自譙譙翛翛翹翹曉曉中來也將與余詩彙爲
一編名之曰在原取脊令之義時俶裝東歸矣余齒長
弟八歲形神就衰歸吾志也弟才三十五耳而性復懶
罕與人事羸軀善病居常言論如馬少游晉陸氏唐岑
生兄弟皆以文章著宋謝靈運與其弟惠連賡吟常曰
吾爲詩不得阿連便無佳句卽此尤不能一日離吾菽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三三

藝文志

亭也

姚椿喬處士遺集序

當明末造時東南人士多以文學抱節終老或名著當
時或日久迺顯若寶應喬處士邁其一人也處士字子
卓號鈍菴明諸生父可聘官侍御史名著國史弟萊用
詞學直氣著聲本朝獨處士阨窮畢身旣沒累世而其
詩集爲怨家所發子孫幾至獲罪是其重不幸爲可悲
也侍御有池館在柘谿去城絕遠晚年居焉處士侍父
柘谿吟咏自樂不顧俗好時人比之范粲子孫侍御享
耆壽年至八十七乃終是爲康熙乙卯而處士以先二

年卒年六十一學者私謚孝靖先生處士善於詩當時
邑中稱詩者推舉人張璫布衣陶澂而處士與之埒時
人尤稱其五言嘗避地至吾郡交幾社諸人又嘗至張
莊過故給事中許公譽卿久之乃歸其事皆於詩見之
其詩亦於諸人爲近當純皇帝時詔收天下遺書有司
以弗善推行詔意多摘字句相引罪民間以此連染或
至破敗其家後天子下詔謂人臣之義各忠所事毋庸
過諱於是向之詬毀叢集埋沒而不顧者迺克湔洗而
處士之詩亦出蓋古者士之立節不以顯晦殊軌而聖
朝取人之善廓然無所私意於其間此非但爲人子孫
寶應縣志

者得以表章其先抑聖人之所以含容而滌蕩之者其
休美豈有涯與予游寶應交處士曾孫德全相眎斯集
屬爲序引旣感其事本末又歎其往來吾鄉而邑之遺
書未見有能言之者蓋遺文墜簡零落無數士之隱陋
於其時者可勝言哉

劉師恕朱止泉先生文集序

今天下之言學者皆知宗朱子矣然宗朱子而不知用
功於本原之地則不可謂之能宗朱子者蓋象山尊德
性朱子道問學之說誤之也朱子平生著述及與知交
門人問答講論其所以發明尊德性之功丁甯反復最

爲詳備而宗朱子者顧弗深考惟恐說靜說未發卽入於陸王而專役志於語言文字之間記問益博藻采益贍而心益以昏無怪乎爲陸王者反卑卑視之以爲不足爲而高曠清遠之士往往招而去也朱子所謂尊德性者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渾然燦然於端莊靜一中非空寂之謂也學者何所疑而諱言之旣以自誤而並致朱子之全體大用不能明於世是可慨已孔孟之道賴周子程子而後明周程之學賴朱子而後明而朱子之學之明亦必將有待於後之人也吾邑朱止泉先生卓然奮起於孤陋之鄉無所師承始

探先聖遺經得其大段規模而博觀於歷代諸儒之說不能無疑焉後乃專用力於朱子之書如四書集註或問易本義啟蒙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太極圖通書西銘解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等凡數百卷一字一句無不精之研窮反身體認積有年歲然後喟然歎曰尊德性者莫若朱子道問學者亦莫若朱子故其爲學先之以主敬涵養使吾所得於天地之心以爲心者堅定充長以爲酬酢萬變之主而其戒慎恐懼之衷深潛純一之味蓋無時而不存焉而格物窮理則博極羣書抉經籍之蘊奧考史傳之得失自五常五事五倫六官以及

天地之大鬼神之幽鳥獸草木之繁無不參稽詳究有以見夫天理之本然而統攝於一性之內其未發也湛然虛明而萬理之得於問學者凝然以聚其已發也各順其則而妙用之裕於德性者沛然以達其尊其道原非二事一動一靜亦豈兩截先生之學所可蠡測者大概如此至其進德之次第教人之規條說理之精確親切論事之正大詳明則見於先生之文而其天懷中存生生不可名言之妙又在讀其文而用功深者體之於心而得之也欲求朱子之道先生之學其苗裔也欲讀朱子之書先生之文其階梯也噫朱子明示人以坦

坦之路而由之者不能無歧趨先生復爲翦荆榛而標識之意深切矣後之人其庶無再誤矣乎余未得受業於先生之門數年來杜門養疾念不可以虛死乃從得其學於先生者表弟喬省齋先生之令嗣宗洛講朱子之學而私淑於先生且與先生之猶子賓旭暨親串中諸受業於先生者共相砥礪期守先生之學於不墜顧年齒衰遲精神昏耗矻矻窮年究無所得宗洛輯先生文集八卷成問序於余余實愧不敢當然余旣篤信先生之學而私淑焉則表章之責亦有不得辭者是以不揣固陋爲道先生之宗朱子所以異乎世之宗朱子者

以俟後之學者抉擇云爾

王懋竝書潘善人傳後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聞鶴聞先兄道君行事余閒一出輒遇君於道途間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爲某贖女也爲某完姻也又曰某餓且死爲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爲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旣勇於爲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逆閒爲人所欺給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居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

而以爲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爲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爲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爲人者不一日怠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爲潘善人傳視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衆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曩之誚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爲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

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兩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者夫墨子二本以其薄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之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知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間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附著

非徒稱道云云也

潘君名鳳毛字萇階邑之附學生吳公旣爲作傳又自書於冊同邑朱遏翁先生跋其後時遏翁八十有六矣丙午秋潘君以視余而屬余爲後序余時病未愈未卽爲作屢來督至冬十二月始勉爲書此以遺之旣踰歲遏翁以病卒今歲春正月余偶與友人言及潘善人事或曰善人歿久矣蓋與遏翁相後先而

余不及知也或又言善人歿前三日預知死期歿之夕無有疾病更新衾偃臥而逝其言近誕不可信獨念遏翁與君皆老而康強君爲尤健耳目聰明步履不減少年時乃不一歲而相繼俱卒因悲人世之無常而又以歎君之不可復見也乃錄舊稿存之俾後之人有考焉

王懋竝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往者吾邑年少而以文知名者有四人焉曰喬用初潛張西陵侯喬茂挺人傑喬志熙遂用初爲文清勁有思力西陵澹雅無世俗氣茂挺以博大見才而志熙則確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三九

藝文志

然以深重自持者也其爲人用初西陵恂恂退讓言若不能出口茂挺稍穎出而志熙大概與用初西陵同余時家居罕與人接於四人者歲不一再見亦不數見其文然嘗心計之以爲可與淬磨底厲追古作者而其循謹敦厚當附於邑前輩君子長者之後無疑也乃不幸皆早卒余竊慨夫天生材之難生之而又不及待其成就摧折湮塞以死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未嘗不爲之累歎而深悲也四人之文皆散軼不可得而茂挺志熙以書名其殘紙斷幅猶有一二存者今年季子萬山以志熙所書離騷示余屬題其後

志熙之亡已六年矣覩其遺蹟不勝嗟悼爲撫卷太息者久之而因念彼三人者之皆不可見而懼來者之無聞故牽連及之如此萬山篤於故交爲之收拾流傳其惓惓不忘之意亦可嘉尙矣

王希伊書漁里戶彙編後

漁里戶冤苦有三前明害民在差徭我朝救民水火在蠲免差徭而漁里戶以徵解不由本縣無從勾除因而存留至一百五十年之後乃沾樂利之休一也前明差徭爲害甚大而漁里戶亦必漁船乃令充當若改業又當改業差徭矣我朝漁船無差而明末漁里戶子孫無

論改業故絕乘虛接響永遠當差生堯舜之世而當前明未有之差二也地丁錢糧各省不一有地丁分辦有丁歸地辦康熙年間天下丁統歸地萬世永賴而漁里以戶名不得援丁爲例依舊存留致使普天之下猶有地外之丁是我朝隆恩漁里戶旣不得沾蠲免於前又不得沾歸併於後三也蓋徵解在民冤苦於五百家內徵解在官冤苦於五百家外何也戶頭朱茂修每戶數目多寡不等又服役貢獻儼然大盜渠魁此徵解在民之冤苦也迨徵解在官而害除官徵之公冊卽民徵之私冊也查徵冊無印印票無根比對存查俱無所用每

戶額數雖定而花名增添無定冊內人戶一無漏遺冊外新增無有紀極此徵解在官之冤苦也迨撥抵勾銷而害除謹追維祖德感激憲恩痛定思痛慶幸實深敬記於彙編之末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冬十月

朱彬蘭言集序

吾邑喬翁劍溪余大父行也以詩名江淮間而翁亦藉以提唱後學邑中人士多師資焉世父鴈橋先生暨從父直方皆終身受業余之先君子亦一再以詩請點勘而從父得力最深翁嘗游蘇州與沈侍郎周處士爲忘年交又應山西巡撫之招主教河東猗氏河東人士能

詩者咸宗仰之迨歸休於家淮揚之詩人不遠數百里出所作質翁翁於詩不專一格意所不可塗抹不少貸雖負盛氣者鮮不心服得一佳句輒貯篋中數對人諷誦之翁既歿之五年從父出一編曰蘭言集以見示則皆翁篋中所貯者也憶童稚時以詩請業翁謬許爲可從事於古或有言於翁者曰朱氏子其父方教以帖括將以求科取名先生顧以詩教毋乃盪乎翁笑不應越日余再以詩進翁正告之曰吾視子之材方期以大且遠者慎毋以詩自泊余於是悚然不敢爲詩迄今垂三十年於翁所期者如駕鷺馬行修途或先或後或勞或

逸之未可以幾也因復自悔假而少卽肆力於詩親得
翁之指授庶幾萬一有所成就廁名篇末有餘慕焉爲
慨焉三歎而識之

朱彬宗老南樓先生詩序

吾鄉爲南北孔道風雅實自吾宗開之前明宏治正德
嘉靖中九世祖參政公八世祖九江公以進士起家詩
名鵲起厥後吳南華敏道繼之國朝布衣之士陶季括
翁爲第一羽翼之者陳明經冰壑叔高祖秋崖文學乾
隆初喬翁劍溪余大父行也以詩收召後進而宗老南
樓先生與之埒劍溪翁峭直少與南樓先生頗和易後

進承學之士多樂南樓之寬而苦喬之難近喬承先世
遺澤通聲氣與沈侍郎德潛沈光祿起元忘分納交所
著嘗自刊布天下多知之者先生名不出里閭終日呶
唔老屋中不求人知人亦遂無知之者先生旣歿之五
十年余從朋友生徒間見先生所手錄未嘗不想見其
人購其全集其家祕不肯出歲甲申先生之孫某始出
其遺稿示余爲乙其十之三四其集外手蹟尙多不暇
徧檢也先生遠祖副使公與先參政公同舉進士遂聯
譜牒先生之祖界淘先生與曾大父以詩投契情好尤
篤以故兩家子弟歡若一族焉彬幼年侍先祖遨遊市

中途遇先生見先祖正立拱手先祖命揖先生執余手
曰聞汝頗有志乎古暇時盍過我余逡巡不敢對今不
肖之軀亦年逾七十愧負長老屬望之意讀先生之詩
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道光乙酉八月序

朱彬玉山草堂課藝序

先君子同文會十人外舅劉餘齋先生昆仲三人劉丈
東麓紉芳喬丈仙圃王丈好古暨其宗人澹泉其一則
世父鴈橋先生並抗心厲志思與古人相頡頏不苟於
自待以自振於流俗人之外其個儻非常不可一世之
概常於酒闌燭跋時見之然諸君子雖奮然欲有所樹

立而淪落不耦率課徒自給詩古文詞不少概見其得
舉得官者尤蹭蹬或客死官署或譴戍萬里外歸匝月
而卒惟王丈好古最早世劉丈踪卻脫諸生籍餘皆畢
生肆力於時文而已嘗與端臨歎息非生才之難而才
之幾於成者爲難因成之之難益思才之竟其用者之
爲尤難思共蒐輯其遺文以存其人而舟車馳逐未暇
以爲端臨旋奄忽以終歲甲申始從各家子姓暨生徒
朋游間多方尋覓多者僅十餘篇少者才三數篇顏曰
玉山草堂課藝者以每課劉丈東麓輒題其上玉山草
堂者卽劉之書室也凡窗稿試藝多廁其中蓋本無社

名故也因思諸君子行身植己雖未能並迹古賢而閱
意渺指高視闊步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今先後下世
近者十餘年遠者且數十年後生小子無復能舉其姓
字矣乃彙爲一編而端臨之文亦附其後敢謂是區區
者遂足以傳諸君子哉亦以諸先生心力所寄不忍聽
其沉沒姑盡後死者之責而已道光乙酉秋八月望日
序

王協和劉氏譜序

人本乎祖猶之物本乎天水木之思綦重矣哉顧代遠
年湮支分派別世系日繁尊卑易紊是故家之有乘所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四四

藝文志

以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俾流傳一脈聯合之
而不致視爲路人也今夫白田劉氏爲寶邑舊族而溯
厥淵源其來有自固非碌碌無所表見者稽其發跡姑
蘇乃唐代禹錫公之裔延至大釧公係閭門民籍由蘇
徙寶卜居於黎陽城之西鄉雙墩爲開業承家之始自
大釧公以及陵岡崑岡平岡等亦復棣萼爭輝後先濟
嫩爲鄉黨所引重嗣此瓜瓞綿延人丁倍盛沿及國朝
凡十有六世不可謂非流澤之長矣茲者十世道修十
一世穎川諸昆玉因族繁丁盛恐其久而難稽殷然素
以修理譜系爲念適十二世廷璽等諸君亦復鼓舞向

前贊勸其事而師魯橋梓倜然乃舉以大釧公來寶爲
始祖其支延序衍散處於南北東西者按長幼尊卑之
叙攷里居名字之詳條分縷晰秩然罔紊爰以登之梨
棗流布諸族其光前而裕後者功亦偉矣夫能勗更重
能因善作尤需善述劉子斯舉又鄉黨所稱敦倫睦族
之君子也是爲序

劉台拱敬節會例題辭

昔者衛共姜早寡作栢舟之詩以誓于父母孔子刪詩
列諸鄘風之首巴寡婦清用才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
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共姜世子之妃大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四五

藝文志

國之女服禮教而敦信義固其宜也巴寡婦擅丹穴之
利富擬王侯葆貞全節亦非人情所難然猶褒大于聖
人顯貴于天子興起于百世之下不啻若前日事至如
今世委巷之煢嫠窮簷之寡婦饑寒逼迫困阨流離茹
荼飲蘖迄于老死而不改其操方之于古人孰難孰易
不待較量而後知而姓名不錄于搢紳節行不稱于月
旦槁項黃馘卒泯滅于無聞豈不悲哉江南蘇常潤三
州舊皆有敬節會立法詳明用意深厚邑人喬君擴齋
與吾族祖淨軒翁等發潛闡幽夙有同志相與取三州
之法倣而行之凡婦人三十以下爲夫守志歷三十年

例得旌表而子姪單寒不能以自達者爲之訪求事實以告于所由所由加察詳焉而以請于朝天子下禮部議覆施行自是烏頭綽楔焜燿于窮簷蔀屋之間而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矣夫文王發政施仁必先于鰥寡無告關雎后妃之德被于漢廣汝墳之女子然後王道成而麟趾應是舉也上以章聖朝之化下以揚仁里之風亦庶幾詩人之義乎于是謹書其條例于左方而俾余引其首

劉寶楠家真定君小傳書後

先伯高祖真定君諱中柱字砥澗號雨峯由廩貢生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四六

藝文志

臨淮教諭轉學正部郎累遷至真定知府君長子鹿沙君諱家珍字席待一字彝上號鹿沙廩貢生康熙時父子並以詩負重名此所撰小傳真定君之曾孫友蓮君所書友蓮君諱禪字紉芳歲貢生以學行知名事蹟見阮相國廣陵詩事歿於乾隆之末雍正時尹文恭公撰揚州志所載真定君傳卽用此傳文知此傳非友蓮君作當是錄舊文而刪其句傳中塗抹處是也乾隆初始改真定爲正定傳云正定據已改言傳云正定舊轄州縣三十二城陋規羨餘過他郡某議一切裁去上官馳書止之曰君自可耳難爲繼也某持益力僅擇留其尤

輕者三數條餘悉罷之所裁陋規傳無明文道光丁未
寶楠再補元氏知縣至正定其府署鼓樓外之西有真
定君所立碑記其文云直隸真定府爲請飭郡守正已
率屬以肅官方事康熙四十三年二月初八日管理直
隸錢穀守道副使加二級宜云云康熙四十三年二月
初一日蒙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務加二級李云
云碑末康熙四十三年六月知府劉中柱立其碑中文
字多剝泐不可辨繹其可辨者上云循舊例下云有盤
庫盤倉開徵查馬之禮云云此四事當卽傳文之陋規
惜其文不全無以盡知其名目詢諸正定戶科史僉云
康熙時檔冊已糜爛檢閱乾隆正定志不載此事豈後
之郡守忌陋規之裁而沒其名並沒其事耶姑誌之以
俟考

劉寶楠黯然集序

黯然集一卷邑前輩送別阮君靜菴之作阮君名廷暉
字潛夫靜菴其別號宣城人事爵失考嘗遊寶應與邑
人苗莊雨村胡豳于館郭束元臣劉固猷雪棹僧元徹
石吼郭楷士則僧夢覺圓方朱賽祈年王箴翼冰介潘
遇莘寄耕僧行一葦如劉闊射湖楊鎬西甯黃冠韓崇
誼正其凡十四人爲詩友比靜菴歸宣城賦詩留別十

四人依韻贈別彙爲一集此卷是也考其時世當在乾隆初年蓋元臣嘗應乾隆四年博學宏詞科寄耕乃乾隆元年舉人所著詩傳於今者雨村有南遊小集一卷元臣有水語山房集二卷已刊行其未刊者卷亡祈年有屠麻集青苔居士集蘂樹山房集佛影集南樓雜詠予僅有佛影屠麻集抄本一卷餘未見冰介有粟亭詩文集予僅見其制藝一卷餘亦未見于館有芟莊詩草次耕有樂軒集皆未見於別本得詩數首入象求集其餘八人有無詩集不可攷雪棹射湖余之族祖雪棹曲江君元孫射湖柳橋君曾孫雖余族不知其能詩士則

諸人幾不知爲吾邑人前後數十年風流文采漸滅至此又何論菜園蓼莊諸集皆亡耶偶過族弟茂才鵬齋得此卷亟取歸錄入象求集苗序首頁及卷尾阮君原作皆零軼俟得全本補之嘉慶丙子嘉平月

劉寶楠象求集序

國初選詩家以鄧氏漢儀詩觀爲鉅集所載吾邑詩人如喬公聖任可聘明天啓元年進士官御史應入明時秀水朱氏明詩綜載其詩是也鄧氏雜錄兩朝詩故屨入其國朝詩人趙韋齋開雍陶季深澂喬公鈍庵邁朱秋厓克生陳冰壑鈺王左公孫晉喬疑庵出塵鄒惕庵

之璜喬公石林萊先伯高祖真定君中柱伯曾祖鹿沙君家珍凡十一人其時真定君有寶應詩選載國初詩人二十有一朱元膺宣王文玉玫徐性之宗道湯梅逋廷頌石庵廷相朱鐵輪四輔鄭虎谿在湄孫東山世勳朱石厓克簡王用晦士光張羽季翊丁敦園敦仲琴公以懿王築夫巖喬楮堂崇讓其六人則韋齋冰壑秋厓左公喬公鈍庵喬公石林無季深疑庵惕庵以其時尚在又不自錄父子詩故不載然寶應詩選未刊行詩觀雖刊不甚行此外若卓氏爾堪本事詩遺民集倪氏匡世詩最孫氏鎡詩選席氏居中詩存陶氏瑄詩的所采

既略板行並鮮惟新城王文簡公感舊集盛行於世載吾邑詩凡四人季深秋厓冰壑及李黼臣藻先乾隆時長洲沈文愨公別裁集載吾邑詩凡九人季深秋厓左公石林及朱燕堂經王樓村式丹喬學齋崇烈王白田懋竝劉艾堂師恕於後青浦侍郎王述庵先生撰湖海詩傳以續別裁之選載吾邑喬公劍谿億王少林嵩高朱直方宗大凡三人嘉慶初同郡中丞阮公采輯揚通詩人爲淮海英靈集較以上選本無黼臣文玉性之石庵東山用晦羽季七人其他悉載而增入者喬氏則固翁喬公崇修斯齋鐸休原肅一山仙伊柏鍾槩楓亭方

立荔江大鈞王氏則鶴聞懋諶懿誦懋訥在川希伊豫
園康楓次步墀子野彬淡泉汙凌谿朱氏則紹亭績良
齋約右紳紀繼武纘止泉澤澗海音澤况賓旭輅宗洛
光進雁橋宗光晴巖宗祚魯山應隆象亭希儀潘氏則
繼耕遇莘臥南遇龍築夫夢舉禹門夢龍書思恕其在
劉氏西劉則後齋國黼蒲塘師向榆莊師寵潁川冠荀
旅齋傳馨象林仰桂青嶼天麟偃仙佺東劉則先從伯
野塘君兆彭先考典簿雲陔君益以商衡成公康保及
陶文虎蔚郭元城束楊篁坻景濂凡若干人可謂詳矣
然嘗讀王少林太守所撰陸杞堂先生文鑒傳極稱其

梅花詩惜其湮沒不彰今太守歿不過十餘年予嘗問
陸先生之爲人無能道者而梅花詩亦無存又吾友張
勵菴策嘗誦陳雲門兆鵬菊花詩云一年好景登高日
千古多情送酒人一聯之外不可更得於是網羅舊聞
收葺殘帙凡以上選本未載者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彙
爲斯集竊自附象罔求遺之意名曰象求其有以上選
本未載而亦未錄者王孟亭箴輿有編年專集湯荆垣
襄隆劉又徐玉麟入七子詩合刻均行世至陳鳩柴銑
湯雲樵之桂及從弟巨源源岷詩集前已彙赴阮梅叔
二尹英靈續集之選故亦不贅錄焉嘉慶十九年八月

五日

此書成後改爲寶應文徵凡有專集選存數卷及一二卷共得六十家其零篇不能成卷選存于後惟卷帙繁重未能付刻茲用惘然丙午秋九月記

朱士端劉念樓論語正義序

士端與念樓同出湯相國文端門下留京師念樓段館于余表弟汪孟慈氏士端段館于王石臞先生宅兩家皆通儒門第時友人陳雪峯臧觀之王子蘭汪孟慈等月必聚首數次旅邸挑燈講論竟夕旣而念樓成進士出宰百里余亦由宗學報滿棲遲薄宦猶以郵筒相往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五一

藝文志

來念樓不幸早逝遺書甚多最著者論語正義稿未卒業君次予叔俛續成其要旨如子謂仲弓鄙見亦覺犁牛之子說文犁訓耕也故名耕者字牛卽訓雜文如梲糇糇皆爲雜色未必定屬父賤行惡王充論衡以仲弓爲伯牛子當有所据近時儒者孫氏淵如平津館文集主此說若家語以仲弓爲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家語係王肅僞書何晏集解乃沿其誤讀念樓書余心爲之一快叔俛所續不愧能讀父書如云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伐顓臾事不見春秋經蓋以聖言而止余亦以爲魯人長府閔

子一言止之同此義例又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舊注制之由君余意襄公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公羊以爲大夫無遂事卽此指論語春秋相表裏洵不誣也他如從陳蔡皆不及門鄭注謂不及仕進之門余箸彊識編宗此解然不過數條不若念樓父子所箸之大也此書一出當與江氏孫氏書疏陳氏毛詩疏邵氏郝氏爾雅疏胡氏儀禮疏焦氏孟子疏相埒云吳曰鼎喬止巢妙華仙館詩序

止巢先生旣葬之後年夏哲嗣守默等取先生平日所爲詩謀付劊劂堅命不才爲之序且曰此先府君意也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五二

藝文志

嗟呼不才長先生二歲面目龍鍾精神衰耗譬之寒蛩秋鳥寂不成聲其將何以序先生哉旣而思之不才與先生交久而且矐覩斯盛舉又何肯默無一言今夫詩之工初不在乎鏤金錯彩也抑並不在乎尊唐黜宋也要必有立乎詩之先者然后字字從性情中出故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咨嗟詠歎以諷諭之流連往復自有以合乎風人之旨此詩之爲道所由與人心風俗相關也先生生平篤兄弟悖宗族睦鄉黨善氣迎人一望而知爲君子其殆有立乎詩之先者哉故其爲詩多優柔中正順成和動之音無志微噍殺流僻邪

散之響昌黎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之謂也回思庚寅歲首與先生飲於停雲仙館中先生顧不才而言曰孔子之教人學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何其言之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今之學詩者於鳥獸草木之名則辨之詳且盡矣而興觀羣怨事父與君之道何竟置之不講也豈非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與且夫喜怒哀樂人之情也雖堯舜爲君禹臯作相不能使天下之人有喜而無怒但樂而不哀今遇可喜可樂之事則歡欣鼓舞以歌詠之遇可怒可哀之事則含容粉飾以將

順之家庭骨肉之間皆無實意之可觀矣是尙得爲詩也哉孔子存正風而兼存變風存正雅而兼存變雅其旨微矣噫先生之論詩如此卽先生之詩可知不才爲先生作序而備述先生之言欲使天下後世知先生實有立乎詩之先者勿徒於語言文字間求之也

朱百遂義田圖記彙錄序

義田圖記彙錄作於同治辛未之春二月百遂居父憂時也朱氏先世有諱寶臣者于元時爲將軍卒於蘇墓在城北距范公墓十里至八三公始遷於寶應之湖西又數世而居於城歷江陵凌谿射陂三公族遂大城若

鄉或散居焉不盡考至侍御公入本朝侍御公諱克簡字澹子長者述其按閩時有隱德四傳而至吾祖徐學公公自徐歸見族中支庶繁衍待給於人者實多而斗注箕挹不可以爲常於是仿范公遺法出己之膏腴田若干畝歲可得粟若干石遇族中有孤孀老病者月給錢一千二百以養之其子能貿易者出貲本五千以濟之子不能娶者給六千嫁女者半之貧不能殮者給八千葬者又半之讀書者給束脩歲三千拯回祿者如之應試者給資斧費二千旌節孝者亦如之鳴之邑侯盧公勒石於宗祠使子弟一人董其事必求可大可久而

後已其限制自高祖侍御公高祖以上不及焉者爲無服也六世親屬絕矣蘇子曰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喪不弔慶弔則已厚矣是以不及也吾祖卒吾父繼理之十餘年嘗謂以親而言則遞降當有所殺而歲入當贏苟非勢不得已亦何忍於吾心仍給自侍御公以下而每有所餘經營於母又爲添置田若干畝歲可得粟若干石故雖以生齒日繁猶歲盡其所入而不忍替其後吾叔與兄間理之皆如此夫在上者之爲政也道之以德而不齊之以禮則其治久必優柔散漫而漸至於驕佚陵犯不可收拾吾人之舉事也行之以仁而不

裁之以義則其弊亦猶是也吾祖之於義田也其規則更有進焉如孀子至二十歲既與以生資卽停其月費不善營運者罰之勿給應試能入學者必予以賀儀倍差於考費未到寓所者考費亦不給歲遇荒歉則減其數自有家產者則禁其求定之以服制推之以等差約之以年限刻之以時地驗之以緩急度之以有無而又恐經理者之自肥也必區處其所餘而又恐交替者之自紊也必責成其所任是其心豈特爲一世一人計哉安溪先生言之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愛之民物以祖宗之心爲心則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爲子孫者當如何以守其法哉百遂性拙而介且將自樂其貧賤無以擴先人之所爲而竊謂吾祖之子孫將必有興者當不至如都三公位享萬鍾祿而使族之人不得其門也當不至如廩稍已充奉養已厚而使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也倘出其所餘以益大先人之德雖及侍御公以上子孫可也然而義田之行已三世矣所入之產不多增一生二二生三人三倍於昔則費亦三倍於昔生乎後者齒識稍稚或不能悉祖宗之意任爲沿習以從寬大簡便溷久濫生而受者必以爲可以增益變更之矣夫費不足則必積而爲受累之舉制一改則必紛

而起相爭之釁累且爭則必廢廢則族以不睦而吾祖之善不彰嗚呼是誰之過與是誰之過與前年吾叔吾父相繼下世嗣此司其事者一年計其所出已僅滿於所入之數秋穫未至又皆取於司事者之家而碑記所宜給者幸無至於闕竊定以每歲睦族之舉有不合義田之服制規條者悉取給於各人之量力固不得開入義田卽是異日有大不足如前人所謂勢不得已者其或去一服去二服初去之時制旣一定卽不得開入義田而其間有至竇者或亦視各人之量力汰其分數限以年時而緩絕焉是使受者不遞奪其所常得出者不

復費其所難支亦庶乎其可久也蔡漳浦謂范文正公仁孝之心從本原發出直貫至千百年故義田歷久規模不廢若吾祖之子孫體此意焉去其弊以存其善亦何不可千百年而必使後之議吾子孫者並議吾祖乎庚午歲終百遂將綜核其一年之出入以白同堂惕乎其有所思慨乎其有所慕瞿乎其有所慮也因彙錄之以待吾宗之與聞義田者就正焉

曹照孳問氏家譜序

余于丙戌春杪來訓安宜慎守清白家風誓不摻利孔以居奇惟冀得素心人樂與晨夕閱四月而始獲交問

子令聞余見其溫文爾雅表裏純粹前所冀素心人者
于茲見之由是朝夕過從淪茗譚心每獲聞所未聞一
日出其手纂家譜示余且索余言以弁其首余以知契
情深無從謝不敏因展卷端閱其姓氏之淵源家世之
邃穆載之詳矣余無庸贅一辭惟是譜也者所以推其
先合其族者也推其先見所自也合其族明同本也知
所自而孝敬之心生矣知同本而親愛之心生矣孝敬
固人之彝性親愛固人之至情然莫爲推之則昧而不
知數典忘祖者有焉莫爲合之疎而不切秦越相視者
有焉守禮之君子惕惕然是懼于是乎有譜觀于譜而

先德彰矣族裔備矣古聖王之治天下追其先而政在
睦族如周家厥初生民之詩追始之義也敦彼行葦之
詩惇睦之道也而生民所以教民化也行葦所以教民
親也斯人倫之大而風化之原故譜者興孝致親以叙
人倫以贊風化非徒整齊其世族也今問子之爲此譜
也亦猶是已自有此譜而孰爲不祧之祖孰爲親盡之
裔孰爲嫡嗣孰爲支庶孰有令德可以閑家孰有高風
可以範俗開卷瞭然如指諸掌由是而尊卑有等呼謂
有別不致以小而加大觀感有助效法有端不致以淫
而破義相勉而反敦龐浮固之風恥澆漓凌競之習將

見子孫繩繩寢昌寢熾爲國楨幹爲世羽儀拭目俟之
已第余思枯穎禿自愧其言之不文而僅資問氏諸賢
之喁喁已耳

朱壽鏞朱止泉先生文集跋

余家之以事上史館而列傳於儒林者凡三人而先六
世伯祖止泉先生爲之首先先生少時卽慨然有志於聖
賢長尤篤信朱子身體力行老而彌摯同時顧昫滋王
爾緝是玉雯戴西泐王予中諸先輩咸推重焉自陸王
之徒忘訾朱子草廬吳氏起而調停之以陸王爲尊德
性而朱子爲道問學學者門戶之見益分互相掎擊靡

有所底先生力辨其誣以爲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
亦莫如朱子朱子之學實上承孔孟之正脈非陸王之
流於禪者所可同年而語著書數十萬言大都引伸此
義文集八卷中精粹尤多能發元明以來諸儒所未發
其生平好學之勇見道之深班班可攷乾隆初艾堂劉
公序而刊之曆今百數十年先生之後不幸中絕板本
散佚鮮有存者余畫焉傷之宦游所至輒搜訪先生遺
書將次第付之剞劂以完其功今年春余調權河北道
事獲交汲縣李敏修比部時燦比部嗜學亦宗朱子者
也爲余言國朝宗朱子而得其傳者莫如先生出所藏

先生文集示余余因借歸官舍使傭錄之未竟而代者來余攜至大梁屬以和戎事定鑾輅東歸奉檄董督供帳車馬痛勞簿書叢雜迄不獲躬校讎之役爰命長男孫蒨代其事凡五閱月而工竣將輦致其板藏於家使後之讀是集者知名教之足樂而聖賢亦盡人所可爲勉循先生之學以進於朱子庶幾孔孟之正脈不絕一綫於天壤此則區區之志亦先生不泯之靈之所鑒許乎

成肇麀潘氏家乘序

古者因生以賜姓其旣也姓分而衍爲氏氏判而別以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五九

藝文志

望官有簿狀家有傳牒魏晉六朝以來譜系一家之學賴以勿墜唐時姓氏書尙多隋志雖謂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遭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而譜系篇所載猶得四十一部唐藝文志亦有十七家千六百有奇卷見於著錄繇斯以降僅有存者家乘之輯顧不亟亟耶潘氏之先爲畢公高實周文王第十五子厥子伯季食采於潘爰氏乃邑或云楚公族芊姓之裔崇子甦生黨漢有潘聖後漢有潘助其著爲郡望者曰京兆潘勛後曰馮翊勛孫尼後曰廣宗尼孫才後才仕晉爲廣宗太守因家焉唐林寶姓纂辨之綦詳又稱河南則破多羅氏

所改見後魏官氏志厥後世系闕佚吾鄉舊族率由蘇北徙撰錄譜牒竝以始遷祖爲斷洪武初元先後占籍潘氏其一也文采勳烈焜耀五百餘載而家乘之篇未畀剞劂傳寫屢更或滋舛誤祝三筱舫芷洲召棠諸君懼而謀諸同族遠稽近考排比增益旁行斜上若領絜衣以己丑年冬十一月始鋟諸版閱十月葺事周官小史之職曰奠系世辨昭穆然則斯書之成殆卽古人王肅家傳陸煦家史之遺意而諸君之爲功於寶應潘氏者亦庶乎不祧矣

劉嶽雲射陽漢石門畫象跋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六十

藝文志

予邑城東六十里江平莊

錢大昕金石文跋尾續程瑤田通藝錄均誤作平家莊

距射陽

鎮十里爲漢射陽縣地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直云射陽洪頤煊平津讀碑記云射陽聚王昶金石萃編云射陽聚之雙

墩今墩在江平莊東

有漢時

汪中述學上畢尚書書石門畫象東漢時物案汪謂東漢時無據

墓

江藩漢學師承記云汪中從射陽湖項氏墓得

汪喜孫跋尾云射陽爲漢項伯封國項伯墓疑卽在此此石乃其墓門之一案汪亦以意揣測無確據翁氏錢氏云俗呼夷齊墓今人尚有稱者又稱楚王墳俗云射陽三千六百墩不知誰是楚王墳邑人朱克生以爲楚元王墓案楚元王都彭城王淮北三十六縣與射陽無涉

有二石門一石爲縣

令某沉於水

見阮元廣陵詩事

一石於乾隆五十年

見汪喜孫跋尾

爲江都

汪中昇歸江都

錢氏曰錢唐吳孝廉春澗知縣事爲予訪得之今爲汪容甫取去阮元廣陵詩事中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

後

四十年邑人朱士端言於中之子喜孫復以原石送還

予邑

見朱士端彊識編

度之畫川書院此石一面陰文三層一面

陽文三層

翁氏洪氏誤以兩面爲兩石

以建初尺度之石兩面皆長五尺

五寸二分寬二尺四寸五分

翁氏謂一高五尺三寸闊二寸其一高與闊稍殺之王氏云高五尺四寸廣二

尺一寸汪氏云以漢建武尺度之高五尺五寸寬二尺三寸所言各殊蓋所據尺不同

陰文上層畫孔子見老子

象孔子居中拱向左老子居左拱向右弟子居右手執

束幣

汪喜孫以弟子為南宮敬叔

八分書題三行曰老子孔子弟子凡六

字中層

翁氏云中層模糊不可辨

上畫一人蹲而兩手舉向上蓋古豐

器聶氏三禮圖豐作人形戴杆為戒是也

諸家跋皆不及此洪氏云有如今之佛坐

有一人赤身居其上殊欠考據朱氏彊識編豐字考得之

左右各一人左人手搯一物右人拱

向左

諸家跋無惟洪氏云左右侍立各一人朱氏云隱隱似侍立狀亦未能諦視

豐下植柱而樹鼓蓋建

鼓詩有瞽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枸與畫合有兩羽左右

垂所謂崇牙樹羽也

程氏云從筍盤繞交結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為筍者也以為鱗屬者以腹下排次有蛇蚺之狀也未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六一

藝文志

槁家楚楨伯據有瞽正義以為旄牛尾今諦視之是羽非尾蓋正義述漢禮器制度用旄牛尾若周時則詩明云樹羽也

下有獸形梓人

云虞鐘鼓之跗也飾為猛獸虞籥一字是跗當承以獸

形也鼓左右各一人執椎以擊鼓

家楚楨伯謂鼓左有一人似是鼓吏不知鼓右亦有一人下

層上右懸二牲體中懸全牲縛四足有角似是羊左懸

一牛首

諸家跋皆不及此數者家楚楨伯云有形如牛首倒銜環不知何物

下左一人執刀置魚於

砧將剖之中一人執圓器器畫疏布文將以盛魚

程氏以此人為

司酒酒在壘今畫象無壘

又一圓器中有橢圓器六

程氏以為杯

右一人立竈

旁置薪於竈手執木以關薪竈為連綴五錢形所以飾

竈也竈上有鬻屬蒸氣冒之竈有突在右近邊處竈上

有兩器一方一圓詩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其諸筐筥

與所列各物與武氏前石室畫象略同其陽文上層爲

大鳥戴勝脩尾兩翼如飛

程氏以爲鳳又以爲孔雀家楚楨伯據漢武帝紀注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

蛇尾文如豹文以汪喜孫飛廉之說爲是

中層爲獸首銜環

程氏以爲門鋪首汪氏以爲蚩尤圈劉氏文淇以爲蠡未敢定也

與武氏石室新出畫象一石同家楚楨伯曰隸續沈府

君神道左碑大鳥戴勝其下獸首若虎而角環在口已

闕其爪據之與此碑一層二層所畫絕相類江原長碑

一獸銜環若虎有角金恭闕旁有龍虎銜環意漢人畫

象多爲此形下層一人左手執盾右手持刀

翁氏以爲武舞之遺意

此石與武梁祠堂孔子見老子畫象多同其爲漢石無

疑射陽鎮至江平莊綿延皆堆阜卽古箕山蓋漢時葬

寶應縣志

卷二十五

序跋

六二

藝文志

處若洛之北邙矣時時得漢器

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並云箕山在寶應東六十里紀勝又云射陽

阜在寶應縣阜有邱以千數東臨射陽湖方輿紀要箕山惟土阜百餘案箕山卽射陽阜也萬歷寶應志射陽阜以數千計若懸孟覆釜大小夾持間有逕如列堦隧又其下或洞然叩之有聲如谷音耕父牧豎時於其間得銅器瓦甕之類有古製焉爲得其實 如古泉一匣見寶應名

勝紀略漢千金鏡見嘉慶揚州志稿雙魚銅洗見廣陵

詩事之類不可勝舉今猶恆有古鏡及陶器若此石尤

可寶貴惜錢翁諸公或僅見搨本或見此石而不能搨

未免言人人殊余搨之數十過詳細識別於諸家爲多

謹備錄之以餉好事者

朱勵志遜无悶齋述所識篇自序

髻齡授書獨喜默識其大者中年人事煩每閒居瀏覽

經史貫通百家言獨於聖賢微言大義匯通胸中識之不能去獨坐獨寤體味聖言固寢饋不離矣嘗欲有所論說既思論孟易詩書禮春秋至易簡易知易從注疏訓詁家言愈多而精理愈晦當刪汰去之使另存不當羸附經典正文使學者淆視聽耗日月精力養槲棘而舍梧櫟食魚而去熊掌也如再辭費豈非蛇足哉故識之久而無所作比年蟄處一室始知中病病亦隨之而至伏枕自思俯仰皆無所撻念獨念及人心世道之隱憂禍且烈於洪水猛獸一息尚存竭所知覺以爲牖迪亦愚公移山智也盲左著書腐遷記史何敢託姜里演

易泗濱刪訂哉日取夙所默識之大者匯述成篇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亦漢以來儒者通病智力所限莫能勉也至其所述皆古先哲言知我罪我聽之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亦俟之或竟覆瓿亦聽之其有辭不足達意後之君子有能匡正而刪改之俾人心正邪說息洪水猛獸之禍弭且使後知後覺者易知而易從皆聖人之徒則同志也病篤且死曾子謂其言也善信歟